

就像没当运动员也穿坏几套运动服一样,虽没当过兵倒也穿破好几身军装;军装是我唯一的制服之恋。

我穿第一件军装在小六六年级,是父亲“55式”军装改的。军装显长,母亲就把衣下摆折起来,用线缝上,待我长高再放下来。“55式”军装是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的军装,不是绿色是淡黄显白,秋冬装颜色土黄接近咖啡色;纽扣不是扣面没图案,我们叫“光板”的那种,而是扣面镌刻内有“八一”的五角星;衣肩近臂膀处有个衣襟,平行靠衣领处有两个线锁过的小洞,这都是用来挂肩章的。“55式”是军装中的极品:一是有年代,物以稀为贵;二是有点身价,能穿上这身军装的,属参军早的。三是没再生产,穿一件少一件。

父亲抗战时参加新四军,在部队到1976年转业。在军装走红时,我不缺军装穿,且老款新式都有。新军装是父亲特为我领的,军装上上衣袋反面印长方形黑框格,其中一档是尺寸,我穿副二号。

新式军装是1965年取消军衔后的“65式”,官兵区分在军装口袋多少。战士只有上面两个小袋,干部在下方多了两个大袋。排以上干部就可穿这四个兜的军装,上到军委主席都是四个袋,官官一致。

新军装也有极品,它是上世纪70年代初推出的“三合一”军装:不是布面料,用当时时兴的化纤的确良。与布相比,轻、薄、挺括、亮眼,缺点是怕火,就是碰到香

## 军装的记忆

袁念琪

烟灰,也会烫出星星点点的洞。叔叔们说,这打仗是不能穿的。我有一套“三合一”,但心中的极品是父亲将校呢大衣改的一套呢军装,一直穿到上世纪80年代。穿军装也讲搭配,是否“懂经”就看怎样搭配。穿军装不能配小裤脚裤子,不然上宽下窄显得头重脚轻。鞋子要么是北京产的黑灯芯绒面、镶滚黑皮边的白或塑料咖啡色底的松紧鞋,有腔调是黑色两接头低帮军用皮鞋,或人穿“老K皮鞋”高帮军用皮鞋。冬天的一种穿法是把军装套呢军服外,或套毛料衣服外;这么一来,军装有点像棉袄罩衫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人不分老幼,地不分南北,军装是最时髦的服装。陆军军装上下绿,海军一身灰,空军上绿下蓝。因爱得深,就出现假冒的“大兴”军装,毕竟是每家都有人或亲戚当兵,都有关系搞到军装。这些“大兴”军装除自己缝制,有些地方的商店也有卖。但从面料颜色上就可辨出,假军装的绿较艳,如嫩草色。那时,为配自制的军装,向我讨军装纽扣的不乏,还要“55式”老纽扣,“65式”已是光板没五星。我在1973年9月28日日记里,记着学工的厂里“工人问我要军扣,已弄到”。

“大兴”军装另一种是真军装,是把上头两袋的战士服,下面添两袋改成四个袋的干部服。班里有几个同学就穿这样的军装,自己提了干。但这种“干部服”的马脚,明显暴露在上衣口袋袋盖上。正宗干部服,口袋盖后有锁扣小襟,锁扣看不出。战士服的上衣袋盖后没搭襟,直接锁袋盖上,因而纽扣露袋盖外。改干部服后,就把袋盖原锁眼缝在,在袋盖后加个襟。袋盖被缝的锁眼像两只眯起来的眼睛,映出一颗追求上进的心。我私下揣摩,这样的袋盖锁眼莫非是设计者埋下的伏笔,让假干部服一眼洞穿。后为北大博导的中学同学老阙,当年演出向我借真军装。他跳《鱼水情》中野营到山村的解放军,还一并借了军用皮带。

在军装风行的日子里穿军装,当然是“扎台型”和“拉风”的事。除笑纳投来的羡慕,扯虎皮做大旗的事极少。只有客居杭州时,冬天到省军区浴室洗澡,管门的战士见你一身军装基本不问,遇到认真的会问是哪个单位?这可难不倒我们。父亲所在部队番号代号烂熟于心,在某某军军部是某某部队,到某师是某某部队。

虽穿军装没“一颗红星星头上戴,革命的红旗挂两边”,也有被误认的。1975年暑假,我随部队电影队去河南灾区慰问,帮挂银幕,倒片,就有人问,这是新来的?在上海,同学阿远告诉我,有小学同学认不出穿军装的我,问他:“依现在同‘土八路’白相了?”

## 难忘新兵连

刘向东

纪念八一,战友相聚曾经的新兵团驻地,重温难忘愉快的新兵生活。当我不由自主默数“一二一”口令,走进绿树掩映整齐划一的营区时,心中弥漫着与当年同样的兴奋和自豪。我们五连营房还是那么熟悉亲切,而且更多了一些岁月磨砺的光华和凝重。营房前后一排杉树和梧桐愈加高大挺拔,就像那时我们等待检阅的行列。操场西侧露天电影银幕的毛竹框架早已拆除,而基础立柱和方形阅兵台依然如故。凝视眼前的一切,仿佛又穿上了新军装正步走在威武雄壮的队列中。

队列是我们每天要训练的课目。班长说:“队列是军人的形象和生命。只有学会了走路,才会有军人的样子和气质。”起先我不以为然,可这些看似简单的队列看齐、立正稍息、左转右转和后转、踏步起步和敬礼竟成了我们的“煎熬”。齐步走、正步走的臂幅步幅与脚掌离地高度,以及眼神表情都必须严格按照《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》执行。而每一动作都要先以单兵或以班为单位分解训练。如一人动作不规范就要“罚练”,甚至全班都得冒着凛冽寒风一起“陪练”。战友小浦每次练正步分解动作要么与口令不合,要么重心不稳使摆臂踢腿不协调,迈开步子像“木偶人”,使得大家不得不憋住笑声。但他能吃苦,稍有空就请班长或其他战友帮他“单兵教练”。不久各连会操,我连受到了团部表扬。

新兵连的生活从早到晚千篇一律。早操、队列、军事业务、政治学习和班务会,吃饭睡觉也要排队点名。而且经常半夜突然来个紧急集合,让人措手不及。第一次摸

黑紧急集合几乎人人手忙脚乱洋相百出。有的穿错了靴子或是光脚穿棉鞋;有的不是忘了水壶或挎包,就是忘了武装带;有的胡乱打的背包像是卷铺盖,也有的干脆抱着被子跑出房间。集合列队灯光一亮,大家互相一看都忍俊不禁,连一向严肃冷峻的班长也苦笑。但这仅是第一次,以后的紧急集合我们班总是全连的标兵。

最开心亢奋的是放露天电影前的拉歌。集合号一响,我们迅速打好背包全副武装列队跑入操场按口端坐在背包上。这时队前的指导员突然起立一挥手,我们就唱起“我是一个兵,来自老百姓”。歌声一落,指导员向六连大声一喊:“六连来一个。”于是我们掌声骤起,边有节奏地鼓掌边同声高喊:“六连来一个,六连来一个。”等六连唱完“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”,指导员再次起立大喊:“六连唱得好不好!”我们齐声回应:“好好好!”指导员一挥手一鼓掌,我们就高喊:“六连再来一个,六连再来一个。”而六连也以同样的方式对付我们。其他的连也互相喊着、唱着。整个操场阵阵高亢的喊声,嘹亮的歌声和热烈的掌声交织在一起,似如大海的波涛此起彼伏余音回荡。

新兵最盼望的是实弹打靶。当我们佩戴崭新的领章帽徽背背锃亮的“五六式”半自动步枪,步伐整齐地走进靶场的那一刻,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兴奋自信的光芒。而班长曾承诺谁打出优秀,为全连争光就奖励10发子弹。结果我们班名列第一,我与另一战友光荣受奖又痛快过了一把瘾。之后,我们列队回营昂首阔步高唱《打靶归来》,一路上响彻着“愉快的歌声满天飞”。

今天我们虽已退役,但新兵连的日子记忆犹新。难忘的快乐和战友的情谊随着时光的推移越发珍贵。如果祖国需要,我会重返军营。

## 当了个三炮手

俞富章

此生有幸,当了二十年的兵!二十年的军旅生涯,是我一生中难忘最怀念的人生之旅。

当兵的第一站,来到了一座叫虎头山的山坳子里。山坳子里驻扎着一个迫击炮连。

入伍前夕,伙伴们欢送时祝贺我当个侦察兵。小时候看战争电影看多了,特崇拜侦察兵。如果能当上侦察兵,那就太神气了。

到了迫击炮连,分到二排六班,班长命我担任三炮手。问了老兵才知道,连里既没有侦察排,也没有侦察班。

三炮手就三炮手吧,新兵连才学过: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

迫击炮连,一个班五个兵。班长,为炮长;副班长兼一炮手;还有二炮手、三炮手、四炮手。

第一次武器训练。全班到武器库拿武器,第一次见到八二迫击炮,也第一次明确分工。一个班配备一门炮,行动时,炮长带望远镜和坐标,一炮手扛炮身带瞄准器,二炮手扛炮架,三炮手背座板和一把铁锹,四炮手扛弹药箱。

当年,全班就我一个新兵,也就我对迫击炮的性能、战斗力及全班合成训练一无所知。第一次训练,主要是针对三炮手的训练。

几个回合下来,我的体会来了,这三炮手就是个体力活:挖坑和甩座板——用铁锹挖坑,再用双手将座板甩到坑里。

班长看出了我的心思,警告说:别小看三炮手,炮弹打得不准,与座板安得实不实有很大关系呢!这话瞬间让我紧

张起来,原来三炮手责任重大啊!

迫击炮的优势是灵活机动,战斗中随时转移阵地,既不让敌人找到我方阵地,又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打击。所以,训练中常常演练转移阵地;而每一次转移,三炮手则要挖一次坑和甩一次座板。半天训练,班长数十次地下达“转移阵地”的口令,我则数十次地挖坑和甩座板。转移阵地就是转移座板的位置啊!瞧这三炮手忙得啊……

整个转移过程,既要质量,又有速度!班长说,时间就是胜利!挖坑和放置座板慢一秒钟,就是发起进攻迟一秒钟,战争状态,一秒钟也能定胜负啊!我是一秒钟也不敢怠慢啊!每一次训练,几十番阵地转移,常常令我腰酸背痛!

后来渐渐发现,三炮手不仅是体力活,也是有技术含量的,光使蛮劲是不行的。挖坑要挖得深浅合理,大小适中,甩座板要甩得稳、准、狠,一记甩下去,绝对服服帖帖!这可是我在练了三个多月之后才掌握的三炮手的真功夫啊!

在迫击炮连,三炮手的手腕和臂力是最大的,那是挖坑和甩座板练出来的!

雨天行军训练是最苦的。三炮手背着像铁锅一样的座板,腰里佩着铁锹,肩上扛着步枪,胸前挂着子弹夹,一路向前跑。跑到阵地,拉开架势就在泥泞的地上挖坑,正面一锹,再左一锹,右一锹,泥水

还被人们寄寓“招财进宝”之意。小孩周岁时,老人们要把算盘摆上去让孩子“抓算盘”,认为抓到算盘以后会算账、会发财的。

我在读小学时候,教数学的黄老师也教过我们珠算,如九九口诀、加法口诀、除歌诀、退商口诀、贵贱差分等,感到非常神奇。加减法还能在算盘上打出图形,像凤凰展翅等。那时候生产队的会计,供销社的财务人员都会珠算,银行、药店的柜台上,都有算盘。加减乘除随手可算,算出的数既准确又快捷。较难的可能是“贵贱差分”。口诀是:贵价乘总物,减去原全数,贵价减贱价,除来是贱物。比如:板凳凳子三十三,一百根腿朝天,请问有多少盘凳子,多少条板凳。现在可用方程式来做。那是用贵贱差分公式,就能算出来。大家知道,板凳有四条腿,凳子是三条腿。第一句口诀:贵价乘总物,即:四乘以三十三,得一百三十二。第二句口诀:减去原全数,即:一百三十二减去一百,是三十二。第三句口诀:贵价减贱价,即:四减三,得一,第四句口诀:除来是贱物,即:三十二除以一,得三十二,这三十二就是三十二盘凳子,一条板凳。算出来正好一百条腿。类似的题目还有:鸡兔同笼不知数,三百个头笼中露,问多少兔子多少只鸡。用此口诀也能算出来。

珠算奥妙无穷,打算盘的技巧也不计其数,有的人能双手一起打,有的人,打多少数字都不会出错,无论多难的难题,用算盘都能算出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后,小巧玲珑的五珠



蝶恋花

汤青摄

風亭華

俞景芝书

全部往两腿之间扒;来不及换口气,迅速将背上的座板稳稳甩到坑里;全班合练三发炮发射完毕,随着班长一声“转移阵地”,背起座板就跑,座板上的泥水全部粘在背上,等训练结束回到营房,军装内外都是泥巴了。

每次总结时班长总要说:平时多流汗,战时少流血。我也牢记班长的要求,流血流汗不流泪,掉皮掉肉不掉队!

当兵第一年下半年,我被连队选送到师教导队参加后备班长集训,第二年就直接担任了七班班长。一个三炮手,直接担任班长,感觉特别光荣。

菱形小算盘诞生了,还安装了清盘器、定位器,计算效率又提高了许多。90年代以后,认为抓到算盘以后会算账、会发财的。现在算盘已被计算器、计算机所代替,但使用了几千年的算盘,给中国灿烂的文化留下了重重的一笔。老算盘那噼里啪啦的清脆声音,也成了一个时代的绝响。

## 远亲不如近邻(外一篇)

许胜洪

那一天是周六,中午十点半左右,我正在厨房准备午餐时,接到了—个电话。

“阿洪,我是秋云阿哥。你先不要着急啊,你家里出了点事,你父亲摔倒了,目前意识有所恢复,我们已经帮着抬上救护车了,应该在半个小时左右到达人民医院,你现在准备一下,不要忘记准备需要急救的钱。”我万分感谢后,挂了电话。

我点了一支烟,狠狠地吸了两口来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。我马上通过周边朋友联络上了陈院长,咨询了到医院需要办理的流程,请教了相关专业知识和这次父亲要面对的风险。接着冲上汽车往医院赶去,路上通知老婆打钱,将父亲的情况告知姐姐姐夫们。

医生诊断父亲脑梗,急救ICU病房住了十天后转入普通病房,整个人插着各种救治管子,脸上没有血色,人一下子瘦成

当阳光爬过屋顶,祖母、母亲她们会把柜子里的棉衣、棉被一股脑地掏出来,搭在绳子上,晾在花台上,板凳上。

一时间,干净整洁的院子,立马会被这些花花绿绿的棉衣、棉被占领,就像是戏班子搬家,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衣物。

祖母说,我们这里潮气大,经过春天和初夏的梅雨时节,放在柜子里的棉衣、棉被就会返潮,如果伏天不抱出来晒晒,棉衣、棉被都会发霉,有的甚至会生虫。我不明白祖母的话,问她如何在春天和梅雨时节拿出来晒,非要等到伏天。祖母说,你不懂,春天和初夏的太阳都不毒,晒了,只管当时,如果伏天不晒,依然会返潮发霉,那样,既麻烦,又不起作用。我这才明白,原来,只有伏天晒伏才能彻底根除衣物发霉,怪不得,家乡人这么喜欢晒伏。

我见过大人家晒伏,真正的可观。各式各样的木家具都搬了出来,兰木的、紫叶小檀的、松柏的。有桌子、椅子、箱子、橱柜、箱柜、条几、沙发。也有老漆的、新漆的;有雕花的,也有漆花的;有镀金的、镀银的,也有镀铜的、镀铝的;有包边的,也有包沿的,总之,各式各样,目不暇接。

主人家的儿子连连是我的玩伴,每到此时,他都要我去他家玩,我就可以欣赏到平时在屋子里欣赏不到的工艺和匠心。连连的祖上是做木匠活的,听说曾经在官里做过手艺,他们家擅长旧家具的翻修和维修,深得当时的官家青睐。连连爸在城里开有自己的木匠铺,他的徒弟都是远近闻名的工艺大师,做出的家具都价格不菲,他爸不干别的,就只给老家家具做维护,听说赚了不少钱。

连连爸说,家具也会生虫,如果不晒伏,家具腿会发霉,家具打过腻子地方会鼓,会破坏家具上的油漆,每年晒一次伏,家具就会

## 晒伏

潘新日

保持原有的光泽,也不会腐掉。怪不得祖母说,穷人晒衣被,富人晒家具,原来是这个意思啊!

更有许多人人家会借伏天晒酱,晒出天下美味的,大多是黄豆酱,做法也很简单。

我母亲做的黄豆酱最好吃,她曾经用酱炒辣椒,把我们弟兄几个撑得不能动弹,想想也是可笑。

我做过总结,之所以这么好吃,原因是母亲的酱豆比别人家的火候掌握得好,黄豆煮得烂。别人家都是把黄豆直接放到锅里煮,我母亲不,她先要把择好的黄豆用水泡,泡过一天一夜才肯下锅煮,直到把黄豆煮得乎乎的,才起锅,放在簸箕里阴凉,之后,拌上面,把煮过的黄豆装成一个“白老头”,我来早就砍好的野蒿和青枝盖在上面,让它们发酵,等它们一个个都变成了“霉老头”,就按照一比三的比例兑水,放上盐,倒进大瓦盆里晒。为了防苍蝇,还在上面盖上一块大玻璃,还能防雨。

伏天的阳光是烧着的火,它们让酱豆在高温下重生。不几天,就可以闻到淡淡的酱香。有时候,忍不住诱惑,就端着凳子爬上墙头观看,酱豆一天一变,泛起的豆油上面起了一层厚厚的盐霜,像是酱豆的盔甲,明晃晃的,晃眼。于是,菜园里的刀豆、梅豆,小黄瓜都被我们扔进去,几天后,就可以夹出来就饭,生着吃,炒着吃,都很下饭。

晒伏,晒出的不仅仅是生活,还晒出一家人的过往和回忆。稻子、麦子、黄豆、芝麻、绿豆、红豆都要晒,都要在伏天里积累内心的热情,它们都是乡下的希望,不论是曾经的过去,还是未来的美好,伏天的毒日头,会为你保存一份寄托,那份寄托,总是美的,值得珍藏,值得回味的。

晒伏,晒出一家家透亮的心,还有永远不会发霉的期望……

在万分感谢左邻右舍的帮助的同时,也想激励一下自己,首先做一个正直的人,在有能力情况下,也为需要帮助的人做力所能及的事。

滩渡

在我年幼的记忆里,滩渡是非常热闹非常好白相的地方。

那年代没有自来水,大家淘米洗菜等洗洗刷刷的事,都要在滩渡上完成。

一到夏天,傍晚太阳落山时,小伙伴们都已经自发地在滩渡上集中了,游泳摸鱼削水片,玩得亦乐乎。

那年代公路也没有那么四通八达,偶尔来个商贩也是摇橹划船停在了滩渡上。

记忆最深的,是我一直怀疑滩渡边上那家的老公公,觉得他是仙人转世来的,我每天吃的什么菜,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。

后来还是母亲实在忍不住,笑嘻嘻地点醒了我,因为每次她在滩渡上洗菜的时候,向老公公报了当天吃什么。那以后,我从对神仙的膜拜中解脱了出来。